



## 張瀛太

出生：民國五十四年生

學歷：台灣大學文學博士

現職：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專任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：劇本「盟」—行政院新聞局87年度優良電影劇本獎

小說集「巢渡」遠流出版、「西藏愛人」九歌出版。

獲獎紀錄：聯合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、年度小說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府城文學獎……等二十項。

# 短篇小說 佳作 靈姬之城

## 創作理念

如果用「外來視角」去看，摩梭族的母系制或許曾被當做一種原始社會的遺跡、一個活化石，或母權神話來對待。然而如果用「他們自己」的視角去看，那不可以說是一種生存和文化的選擇呢？在新聞傳播業發達的今天，這個故事的地理意義已經越來越小了，母系社會的題材也不單只能被當作神話或異聞來獵奇而已，大地間暗藏過的許多秘密早已公諸於世，剩下的，或許還有心靈意義吧。我曾親聞一位摩梭女巫的故事，當她闡述家中數代女性不凡的經歷時，起初，那詭魅的降神世家、血緣遺傳等說法曾教人懷疑，然而，當這個故事日後在我腦海開始反芻，那些表面上令人不解的迷障已無關緊要了，而一種“女性”人身份的微妙和深奧，卻在你心靈的秘境裡綻出點點星光花影。

# 靈姬之城

古龜茲國公主愛上一位平民，國王為了阻止二人相戀，下令青年上山鑿一千個佛洞。就在完成第九百九十九個洞窟時，青年力竭而死……

——克賽姆族人的傳說

半夜，我被肩膀上唱歌的蟋蟀驚醒。

瀘沽湖正是漲水的季節，湖水淹沒了湖邊的道路，漫進了我們住的木楞房。

一陣溼氣伴隨輕輕的濤聲吹進木窗。蟋蟀停止了叫聲，細密又平和的波浪，在床側粼粼流動，水裡浮盪著殘花和碎草。我再度瞋上眼，看見那男人仍在黑暗中載浮載沈，他一手夾著一只充氣的羊皮袋，用另一隻手奮力游動，到了岸邊，他扛起皮袋艱苦地往前行，然後將它放到一處平坦的岩石上，解開袋口，像是放了氣，不久卻從裡面拖出個女人。他跪在女人身邊，像要喚醒她，女人沒有動靜，他不停地揉動撫弄她，最後伏在她胸口久久不起。

他埋了女人，往村上走。一路盡是泥石流和塌方，他弄了根樹幹，搭在深溝上慢慢爬行通過；有時撿了石頭往稀泥裡堆，小心踩過泥地。小路沿著深藍色湖畔向前延伸，湖面上有霧靄升騰，一對天鵝無聲地搨著翅膀貼近水面滑翔而去。背著月光，我看不清他的模樣，但我知道，他會來找我。

早在我未成年的時候，舅舅就說我會有通靈本事。舅舅是本地達巴教的老巫師，也是唯一熟悉《碧帕卦松》古經書裡各種卦術的巫師。他曾住在古黃栗木圍成的靈洞裡，他會治蟲病，但他的藥方不外是扭子七、草烏、獨腳蓮、貝母、狼毒、黃苓、銀珠、阿蘭蘭；他有個頭蓋骨，曾是遠地喇嘛寺的法器，但現在已變成門前餵鳥的破碗。舅舅預言我有巫術，就是用這塊難得起占的頭骨所卜，可也在那一次，頭蓋骨裂成兩半，再也無法預測。

舅舅不常為人占卜，村民說他老了就測得不準了，不過有法事仍會找他。水退之後，附近有個叫丹增的老趕馬人死了，丹增沒有家人，村裡請舅舅爲他做法事。丹增不是被淹死，而是醉死。不過舅舅卻堅稱丹增是得罪了司掌山林河湖的「署」精靈，才被奪走性命。

法事由幾位達巴共同舉行。我站在遠處看他們進行「洗馬」。他們以鐵蘸水，一面洒向一匹裝戴華麗的馬，一面吟唱路上每座大山、每條河流和路口的名字；馬兒馱著死者的靈魂去了，屍體被送往焚屍場燒了，在緊接的送魂聲中，達巴一一爲亡靈指出了回歸遠祖之路：

……過了臘住窩就到黃臘老，再到喇夸溝，翻過狗鑽洞，歇息幾天後，還要往前走，再翻九十九座山，再渡九十九道河，到了斯布阿納瓦，才是我們遠祖生活的地方……

我看到灰濛濛的天幕下，一顆顆歷經千秋萬歲的靈魂在路上跋涉。遠方人群中，有父親的影子，以及我家族的影子。父親依然一身趕馬的裝束，趕著馬隊翻山越嶺……姥姥和她的姊妹仍穿著五彩鑲邊的紅絨夾褂、白褶圍裙，尾隨家族的女祖之後……

……上面有岩洞，你不能去，那是野獸住的；中間有樹洞，也不能去，那是飛禽住的。下面的石壘房和木壘房才是祖先住的。不要回來尋找家裡的親人，不要捨不得家裡的牲畜……

人群裡，只有丹增老人遠遠落後，他不斷回頭看他的木屋，害怕靈魂被帶到老遠的地方。

儀式結束了，骨灰被放到一個布袋裡，在青松下祭奠後，就拿到湖裡搓洗掉了。骨灰洗得一丁點兒不剩，可還有種聲音，像掉進湖裡的什麼。我回頭看，是丹增老人在唱歌——

瑪達咪，出門趕馬的人兒啊，備好了馬匹整好了行裝，騎著馬兒往外走，就要踏上遠方的旅程，拱手三次告別我的家鄉……

歌聲在過往歲月和未來歲月裡永無止期的流蕩。我依稀見得，多年前，這個遠走過西藏、印度、尼泊爾的趕馬人，在黃昏時經常唱起這首長調，那旋律，惹得全村一片狗嘍，唱到動情處，他哭了又笑了，若有人願意聽，他便告訴你趕馬的故事，山大王、羊馱隊、馬幫、犛牛幫、還有冬季過丫口、夜宿奔子欄……老人醉酒睡著了，我關上木門往家裡走，薄霧中樹影模糊，四周一片靜寂，也許那故事的尾巴，就剩下一匹孤單的坐騎，行走於飄飄雪花中，天色暗了，不知何處能有碗熱茶，腰間的長刀很鋒利，卻不知何處能砍點什麼……

那時，母親開了個家庭民俗旅館，擺了十幾張床，旅客可以住宿、和我們一起用餐。晚上，好奇的遊客走進堂屋來，和我們圍著火塘，聽姥姥向孩子們講述種種天地洪荒、鬼神精靈的奧秘，觀察不言不語的舅舅轉動佛珠。他們不住地發問，問題總是那些，姥姥總要耐心解釋，我們摩梭人不是沒父親，只是不興結婚，隨母親同住。為什麼不結婚？結婚吵架多，走婚才自由。他們問多了，姥姥只捏起一塊酥油，說道理就像這個，捏成什麼樣都可以。

遊客的道理有千百種，姥姥的道理總是一個樣：每天早晨梳洗後，燃起灶堂火，燒了香，就開始唸她的瑪尼經。清清的柏香味在風中漫開，這氣味，抓不著，有人提議用塑料袋裝回去，可能袋子封得不嚴，半路洩了氣，旅人隨手就丟了。有人隨手撿來剪剪，掛在樹上，像是一串串經幡。

舅舅後來修了一小幢木楞房，住遠了些。我時常學他盤著腿，搖著拔浪鼓，邊念邊打出奇怪手印。念累了，他就喝碗酒，拍腿唱歌，若嫌遊客煩人，他就到荒野念經，坐在岩洞裡，敲個破鼓。有時破鼓聲招來了幾頭豬，我認出是翁丁老人放養的，趁著幫他趕豬回沼澤地，一路盯住豬屁股，想著製成美味的豬膘肉，還想看牠們交配，但豬從不在我跟前交配。

我喜歡看交配，看那些飛蟲禽鳥，在空中聚聚就散。春日清晨，鳥兒在悅耳的鳴囀中迴旋直上，有時來回傳遞一根羽毛，有時則以快速度撲下，短暫相會後便在空中交尾。我曾仔細觀察兩隻空中盤旋的蜻蜓，雄蟲將尾巴伸向雌

蟲，雌蟲把它緊抓於頭眼間往下推，用腿抱緊，緊縮身體，尾巴竟隨著捲曲起來……。

那種捲曲，也常發生在我家木楞房裡。每當夜深人靜，匆匆趕來的摩梭男子登上花樓、敲上暗號，姊姊們便打開花房，然後急促的喘氣和嘆息總是隔著牆板傳來。那時，我已行過了穿裙禮，住進母親準備的花房，夜晚除了傾聽隔壁姊姊房裡那種聲音，有時也和她們到壩子共浴、與男子歌舞；曾經有個叫獨支的男人喜歡我，到家裡送我手鐲，可我們沒結成阿夏(情人)關係，母親給他一個裝了木炭、海椒、雞毛的竹盒，他知道被拒，就不再來了。可我知道，還會有人找上門來，因為男人們都喜歡我。

過幾年，姥姥去世，我忽然得了場大病，那場病，幾乎使我喪命，不但發著高燒，頭髮和皮膚也都起了變化。村裡傳言我得的是麻瘋病，都不准我出外接近群眾、也沒有人再找上門。但自從那場病後，我時常做著奇異的夢，夢見將來發生的事或各種鬼魂，而事情全都應驗了。村人又開始走進我家，找我占卜，也願意讓我參加活動。我終於明白，我的能力是來自母系遺傳，姥姥出身於降神世家，她死後把本事在夢中都傳授給了我。那年起我沒再上學，留在家餵豬餵羊，背水打柴，閒時也隨姊姊去朝山，聽情人們唱歌。

我曾聽過一次最動人的歌聲，是雪松林裡一個男子吟詠出來的，語調天神般迷人。那時他正在一圈圍觀的群眾中歌舞，他是我所見過最好看、也是最善於歌舞的男子，你明明見他旋轉的是單足，卻綻出了孔雀的彩屏，明明見他揚起的是衣袖，卻撒下了滿天花朵。眾人看得痴醉，彷彿被帶進一個彩雲飛旋、星月燦爛的世界。

克賽姆，沒有人看見他如何在半夜裡登岸，但不出幾天，都知道他是來自大漠邊地的賣藝者、趕馬人，同時也是上好的銀匠。在我見到克賽姆之前，他載歌載舞的流浪途中，已熱戀過七個漂亮的小搭檔。我夢過他所有的女伴，而最末的一位和他相伴最久，那個年約十八、九的姑娘，格黑里雅，她體質最

弱、舞姿也最輕盈，跳舞時，常穿著一件猩紅色毛馬甲、白色氈氍長裙、腰間束著絢麗的腰帶，裸露的玉臂貼上了金箔，烏黑的髮辮綴滿珠玉寶石……往後，即使克賽姆獨舞時，也隱約保留了格黑里雅的位置。

我知道，他會來找我。

他惦記她的靈魂迷了途，要我來牽引。

那時我依約到一個小水道邊，他乘了一艘獨木舟現身，要我上船，幾個轉彎之後，原先的道路以及背後的世界彷彿一概消失。他站在船頭，完全不動，獨木舟穿越濕答答滴水的蘆葦，有種沈沈的喘氣從水底深處傳來，像遠古巨蛇的呼息。

船渡到江下，來到他那夜登岸的淺灘，格黑里雅的屍骨已被潮水沖得不知去向，但那具薄弱的靈魂，月光一般的貼在你身上，就給帶上船了。克賽姆扶我(她)躺在船上，我身上柔軟得像沒了骨頭，克賽姆一靠過來，月色靈魂就從這身上飄走，飄到半空再慢幽幽的回頭。格黑里雅太弱了，過於高興或悲傷都會受到驚嚇。克賽姆哀傷地看我，一手攬過我的腰，伸手撩撥湖水，輕輕擦洗這久經掩埋的身子，他小心的碰觸你每一寸肌膚，眼裡的淚光隨著身體慢慢下沉，幾時，已融化得一絲不剩——只聽到一種聲音從湖面揚起，克賽姆在水底下不住的起伏隱顯，當他再度浮現水面，手心裡正捧了一顆珍珠獻上來。

我說他們的靈魂不同，他是火焰的藍色，格黑里雅是水般的月色，他太強而她太弱，他總會灼傷她。克賽姆說每個女人遇上他都是一樣，可他也希望，有天能讓一個女人熱熱的灼傷，即使是殺了他也願意。他說，他曾射殺一隻天鵝，當他背著獵物回去，另一隻天鵝也跟在後頭來到屋外，連續兩天，天鵝都繞著木屋飛來飛去，到了第三天他開門出去，發現天鵝已撞死在門前，血跡還留在門上……他總覺得他射殺的該是隻雌天鵝，因為此後每個小搭檔都跟他不久，最久的一個也離開了他。

但克賽姆不離開格黑里雅，他持續著他倆的生活。他南下過大理，北上過

西昌，尋訪過塔克拉瑪干、札達縣城西，以及一些我無法辨識的斷垣殘壁。他時常隱身在黑黑的地底，問他都作了什麼？他說作賊。偷什麼？他說偷墳墓。

克賽姆曾到內蒙古專門學習盜墓。而格黑里雅和他原是配合無間的一對盜墓賊。

我依稀記得他們那一次盜墓。那時我不知是在夢裡，我遠遠尾隨他們，來到路邊一堆零亂的石柱旁，幾棵巨樹盤錯的老根擋住了去路，我穿越樹叢，上了一座土坡，一陣涼風吹過，教人打了個寒顫，眼下有許多墳頭，都是新土堆成的，上面還壓著松枝、白紙和石頭，沒人知道，這座高高的土山下埋著一座古墓。他們先移開一個墳頭，把上面偽裝的新土刨出來，等上一會，放了些空氣，再摸黑爬下去。洞口有事先挖好的豎井，豎井邊上已經鑿了腳窩，他們摸黑探著腳窩，進到深深的地底才點亮蠟燭，然後彎著腰，爬行在一條橫向的狹窄墓道裡，墓壁有燒過的蠟燭痕跡，地上還留有前次挖出的土，克賽姆在洞壁的盡頭用探面再扎了探孔，探孔的深度距離墓頂已不到一米，克賽姆似乎確定了墓室的方向，但空氣太壞，他們退出洞穴，蓋上偽裝，打算下次繼續挖掘。

然也在下一次出洞時，附近埋伏了刑警。兩人逃得快，格黑里雅卻受了槍傷……

她相信墓室裡躺著古傳說中的龜茲公主。克賽姆回憶說，格黑里雅還在棺板上撬走了一塊白玉，她懂得那玉塊的紋樣。

格黑里雅死後，他又偷偷回去看了墓穴，那時文物局已經探勘到墓室，開棺後，發現棺內是一具女性屍骨。可他說，他先前和格黑里雅在挪動棺蓋時，因為氣悶而退出墓穴，雖只是匆忙一瞥，他確實從移開的棺縫看見裡面兩副屍骨，底下一具，上面還覆蓋了一具……

而兩具屍骨中間，竟然生出一朵蘭花。

那種花，他說像個仙女或妖靈，有色彩極絢麗的一身衣裙。究竟是來自死去的公主？還是來自公主和殉情者——那個鑿洞的青年？克賽姆這麼揣測那具

屍骨，他記得上面那具有很粗的脛骨，該是個男人。而格黑里雅曾說過，公主是葬在青年所鑿的最後一個洞中。

是青年的幽魂不散嗎？

可我看不見那朵蘭花，只見到她濺在地上的血花。

那時她腿上負了傷，裙子撩得好高。克賽姆把她抱到溪邊，用溪水清洗傷口，然後讓她躺好，匆匆採來幾樣草藥，放嘴裡嚼爛，吐在這傷口上，再解下腿上的靴帶，牢牢把傷口裹住。格黑里雅靜靜靠在克賽姆懷中，不再哭喊。當他告訴她，要去找醫生的時候，格黑里雅卻苦苦拉住他，怕他一走就不再回來。他說她傷得重，不治就會死。她說她寧願死在他身旁，她已經治不好了，一旦他走開，只會使她更壞。克賽姆保證不背棄她，但她說他的心向來變得太快，克賽姆只好一刻不離的留在她身邊。一路上，她的傷勢果然不見惡化，可也沒有好轉。在氣息轉弱的時候，她要他帶她渡江，到一個寧靜美麗的地方死去。那天，風大浪大，瀟沽湖正是漲水的季節，在竹筏翻覆前，克賽姆用羊皮口袋裝了她，一路漂游上岸……

他答應，要給她盜一千個墓，給她籌足了公主一樣的殉葬物。

但他的心的確變得太快。我曾趁夜裡去到他的帳篷，見篷外拴著馬，篷裡睡著女人，女人每次都不同，每個都好看。可是，也沒見他和女人睡過。他說女人一睡著，他就走了。問他都睡哪了，他說睡洞房去了。我確信如此，他的洞很隱密，用巫術也瞧不見。

有天，他終於帶我走進他的洞房。

順著太陽升起的方向，我們穿過濃密的樹林，從山下走到山頂，再向一座山壁前進。巨大的岩塊鬆鬆散落在泥上，一些碎石倚著樹木給托住，而山壁被密密的荊棘圍著，克賽姆揮動長刀，開出了一條路，直通到一株高大的樹下。我們攀著樹身往上爬，不時得停下來披開藤蔓和枝條，這樹身纏生了一種淡色蘭花，覆在樹蔭裡像飛舞的仙女，我們爬到層層蘭花包裹的杈口，這時克賽姆



忽然鑽進葉叢，出手拉我進去……踩好。克賽姆一路提醒。樹幹通著山壁，我們正走進山壁，進到壁裡藏的洞穴。視線極微，我們呼出的氣息形成煙幕，攔阻了大半視線，只覺得山洞逐漸上升，地越來越濕，再往前去，狹窄的岩洞變成長長的隧道。一段段山壁從兩邊倒插下來，有些地方滴著水，幾隻蟲鑽出壁縫，伸出長長的觸鬚。再往前，洞穴已不能見光，突然一陣撲拍聲大響，我幾乎滑倒，克賽姆拉住我同時摸了把石頭丟去，那東西便驚叫著走了。沒事，是鳥，克賽姆伸手捻掉我胸前一片鳥毛，然後去找來草和鳥毛引火，用火鏟點著，把昏昏的黃光投在洞壁，繼續往前走。途中我踩到一隻鳥屍，克賽姆停下來，撿塊石片把死鳥送到壁苔下。當他撥開壁苔，我看到上面一些模糊的痕跡，有的像文字，有的是鳥、魚、鹿、人物、弓箭。這裡有人住過，克賽姆說，不過都死了，屍骨都化到泥裡了。走到最深處，我們停下來了，那裡擺著一座巨大的棺槽，內棺外槨都用石塊砌成，棺槨之間堆滿了金器、銀器、玉器、古銅鏡、珍珠、彩陶……克賽姆向我展示他的戰利品，不斷喚著格黑里雅，抱我躺進棺內。我在昏迷中睡著了，只感覺有種力量伸進下身裡呼呼地燃燒，壁上畫的男、女、鳥、獸、蟲、魚全舞動起來，整夜我都夢見格黑里雅的靈魂粉蝶似地在驚嚇中四處飛散，而克賽姆像一團藍色火焰撲來，一下就把格黑里雅點著，她在火焰中叫喊……我試圖把自己喚回，但覺得天神地靈都遠去，四體幾乎被肢解開來。

格黑里雅一碰就散，克賽姆想把她留住。我在洞口洒上一道黑沙，告訴他靈魂像一隻蜘蛛，而黑沙很滑，它爬不過去。格黑里雅確實沒爬出界線，可那身薄弱的月色越變越淡，風一吹就糊了。我蹲在地上，畫了個缺口放走她，自己卻覺得一陣苦惱和暈眩……

他想拘禁她，而我只想拘禁他。

醒來時，我已不在洞裡，躺在山腳的一片石灘上，石下延伸了無數深淺不一的溝壑，克賽姆說這是眾鬼神的掌紋，他站在迷陣中伸手，問我要如何通

過。我抬頭看，他已轉過身，兀自爬上遠處高坡，而底下那潭死水，正映住了藍天以及他碩大的陰部……山脈間一陣風吹過荒原，我盯著灘中一副狀如陽具的卵石，覺得有個女巫在瞬間得道也走失了。

他給你一對銀蛇紮成的耳環，說是古墓裡撿到的活物。蛇身細如手指，克賽姆拔除了蛇牙，再用美麗的銀線紮成小圈，給你戴上。當小蛇昂首吐著舌信，克賽姆說，牠是在為你指路，回到牠們久睡的地方。而牠們久睡的地方，他正要起身去尋。

克賽姆越走越遠，盜得的墳墓有今有古，累積的殉葬物可以填滿整個窟。有時他像是昏厥了或把自己給陪葬了，躺在棺槽一樣的地窪裡沈睡不醒，我找到他，給他長長的吻，俯身進入棺中，接著便有一種力量伸進你下身呼呼地燒。你看見他仍緊閉著眼，可臉上已起了紅暈，彷彿只是佯裝睡著，誘你來叫醒他。

他不再召喚格黑里雅，好像夢醒後，就沒記住這回事了。不過他還惦著那朵花，他說他明明看見了，怎沒人提起。他像是履行什麼任務似的東奔西跑，大地和人群不斷消失，只他一人穿出地面，飄向黑暗。他的舊址我全嚐遍，他的新窟我正在探索，但克賽姆走得更遠了。

那天他牽著一匹栗色西寧馬，鍍金的腳鐙閃閃發亮，鑲著銀飾的皮鞍下鋪了我給他織造的花毯墊子，我們並排走在湖畔小路，薄雪和枯葉層下剛復甦的潛流打濕了靴子和馬蹄，水禽們都醒了，求偶的叫聲此起彼落。我問他想得到什麼寶物？他斜瞄你一眼，說他向來見獵心喜、見異思遷，永遠不知道到手的算不算寶物。問他還能偷到什麼時候？他說他永遠要作賊，除非把他無用的翅膀折斷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敲破船殼沈下水底，不是厭世而死，是因為底下有顆夜明珠……我不想偷得不帶風險、平淡無奇。」

他說要作就得作個好賊。

我說只要我作夢，我便會逮住你。

我把他推得好遠，然後站到山谷中大聲呼喊，傾聽兩個名字相互追逐時的回響。

那一年，我生了尤扎茨爾，是舅舅給取的名字，意思為東方初昇的太陽。

過兩年，我又生了松娜咪，而她的父親，是個漢人。那時瀘沽湖遊客多了，家裡開一個經銷店由我負責，起先經營不好，幸虧有位麗江來的中學老師常來幫忙，我暗示他跟我走婚，但他是漢人，不願走婚，半年後他就成了我丈夫。他讀的書多，不但安排我進學校復學還教我寫作，助他寫女兒國的故事、舅舅的《碧帕卦松》。可故事還沒完成，丈夫卻放棄寫作了，他和一見鍾情的女人去上海經商，我則帶著松娜咪回家。回到家，母親和姊姊依舊歡迎我，她們說尤紮茨爾是家裡的寶，而松娜咪更是家裡的根。我很快習慣了往年的勞動，有時在岸邊打撈水草給豬添飼料，有時划船到落水村，採買物品或載回一些柴火。每天往往返返，山水光影之間，彷彿揉成一種神秘的東西，還招來一些什麼……我知道，我想著克賽姆，想著他各式的洞房，耳際的蛇環卻寂然不動，只像個雕工精細的銀耳環。

還記得分手那天，我站在遠遠的山坡，看他仍留連在湖邊的小路，唱了一整天：

想起瀘沽湖的碧波蕩漾，借了一雙天鵝翅膀來飛翔，

為了傾聽我往日的歌聲，我在湖畔上空往返追蹤。

星光下的湖水，像一匹深藍色錦緞。他慢慢走進一片水青樹林，枝條上還零星點綴著琥珀色小圓葉，我看他正蹲在地上點燃篝火，但滿天的雪花紛紛揚揚，都落向這團火焰。火焰熄了，克賽姆轉身望了我的方向，漸漸地，他的身影投向森林深處，和黑暗溶為一體。

我不曾在夢裡逮住他，他走到我未識的路途去了。有時是行走於荒村野嶺、深山古壑，有時是蹲坐水邊，給螞蟻搭橋渡水、倒酒餵魚……沒有了栗色的西寧馬，也沒有了閃亮的鍍金腳鐙，在載歌載舞的流浪途，他只牽著匹瘦

馬，馱著牛毛帳篷、鐵鍋和木碗；即使有了許多女人，他仍四處去吹開沒被吹開的花蕾。

而她們都沒成爲克賽姆的小搭檔。我看見克賽姆獨舞時，隱約還保留了一個位置。那個位置，像是格黑里雅的，也像是預先就存放在那裡的。

有人說沿著金沙江往上，有一個叫崗格的地方，克賽姆住在那裡。我循著連天蔓草的荒灘，來到江邊小村。但克賽姆早就不住這。過河的時候，那個引路的女人，送我上獨木舟，指著前方說，那才是克賽姆的住處。

女人看來很年輕、脖頸很白，豐軟的耳垂像塊鮮嫩的奶酪，上面掛了一副蛇型耳環，木刻的，雕工漂亮。問她是克賽姆給的嗎？她說是，可也不值什麼，村裡的女人幾乎都有。她解開獨木舟的繩子，叮囑你千萬別告訴他，是她把你領到這河上來的，村裡的女人都以爲他死了，死幾年了。

她說完就走了，我看見她帶給他的麵、棗子、凍豆腐都棄置在沙岸上。

整條河上就我一個人，獨木舟在河上打轉，我始終停留在河中央，被一種莫名的感覺包圍著。克賽姆告訴女人，山裡該有個古墓，他用了好幾年時間還是找不著。然而女人還有另一種說法，說克賽姆躲在山裡不出來是爲了躲女人，還有躲那一大堆木刻的耳環。她說他是個情種，一個真正的男人。

她們都愛他？

都恨他，我就恨他。說什麼他愛上的女人，耳環就會吐蛇信，木刻的環怎能誑人呢。

女人有幾個月沒見著他了，不過給他送的東西都有人拿了，她說她還會給他帶東西來，但管只丟在沙岸上，不管讓誰取走。

對岸的樹林裡響著咻咻的風哨聲，獨木舟繞著山行走……克賽姆說要找個珍貴的古墓給女人當禮物，女人們都不信，可我相信。我從夏天找到了秋天，有一次夢見他沈溺於河中，一隻黃龜將他馱上沙洲；有一次看見河水全乾了，只有一隻天鵝還在飛，飛到羽毛脫落，跌進遠山裡。但我在夢裡不曾逮住他，

只能採集他走過的足跡，他的行跡很詭秘、步履很神奇，彷彿要給你什麼驚喜。

我溫習著他給你預留的舞步，那姿態真像個仙女或妖靈；我走進他布置的墓穴，那成堆的古物真像給女巫修行的寶器。他的確是個好賊，他要用賊的方式把自己獻給你。

直到秋盡冬來，滿天紛紛揚揚的雪花熄滅了篝火，我終於走向這座森林深處，進到一片黑暗，那裡，有股似蘭似麝的香氣，還有一種非人非獸的乳汁汗味，撥開這朵蘭花根部，我看見底下包覆了一塊白骨……



他在墳前用蘭花祭祀過路的神靈，這觸動了千里外的我。

穿越蕪蔓的籬門，我來到一座墳，克賽姆在門外留下可供追索的印記，讓跋涉前來的我能夠找尋。我掀開棺蓋，給克賽姆長長的吻，他的面容逐漸現了紅暈。我卸掉長裙，俯身進入棺中，用體下的溫熱來回覆動著他。人們都說他死了，他是在等死，等什麼法力來使他死而復甦——我們的體內正熱熱地燃燒，他的全身正散出乳汁汗味浸透的花草香，在我逐漸的暈眩中，他的下半身化成了莖葉，有纖細的紋理，有半透明的莖節。我不知道，他正從蘭變成人，或正從人變成蘭；而我的耳環還不斷吐著蛇信，彷彿催他快快開花露蕊……。

他的根骨現在在我手上，我只用這個占卜。

我從不用傳統的羊肩胛骨、火鏟、火食做道具，儘管人們說我怪異荒誕，不過遇上難解的疑問仍不免要找我。

我知道他尚未力竭而死，他該還有無數個穴。我南下過大理，北上過西昌，及更多他走過的斷垣殘壁。我相信我們已逃出所有掌紋，遠離諸方神鬼，那些隱秘的洞穴，我會一個個尋獲，一個個喚醒。

母親離家十年了，我陸續夢見她述說她的故事。

我曾循著夢裡的線索外出查尋，找到幾個印象中的洞窟，其中一個，它的外牆開有小窗洞，從窗洞望去，石灘和荒谷連綿成一片巨大的掌丘紋理。還有一個，裡面堆積了厚厚的黃土，土中半埋著男人的頭蓋骨和坐骨，我將這頭蓋骨帶回去，送給達巴舅公，但他已不再炙骨占卜。村裡派他一個工作，教他在文物館賣門票；而和他對坐的，是九十歲的翁丁老人，老人每天只負責張著皺皺的嘴皮，對人解說湖中女神的故事，故事向來是這樣：格姆女神騎一匹白馬踏雲而來，男神們雖愛慕她的美麗，可她只願意走婚，有一次天將亮時，一位男神捨不得走，他勒馬回顧，淚水落成了瀘沽湖，他揮了把眼淚在湖裡，淚珠就變成湖上小島…。有時老人病了，賣門票的達巴便要兼了這個解說工作。

有天我向達巴舅公問起《碧帕卦松》（白蝙蝠取經記），他偷偷帶我到一塊地旁，那裡有兩塊斷裂的石碑，大半被黃土埋著。他把土扒掉，將石面拭淨，其中一塊刻著鹿和驢，另一塊刻著一個跳舞的達巴，老舅公指了指達巴旁邊這一行文字：「妙法行時傳經服類」，又背出另一句「良方濟世妙手成春」，說是光緒年間一位麗江土司賜給咱祖先的對聯，石碑在文革期間給掀了，就剩這兩塊被丟在地頭；舅公得意的說，他的藥方和占術絕對是盤祖薩美女神傳授下來的古法，離開前，他撿了幾團黃泥，又把石碑塗髒，我問他真是本地唯一熟悉《碧帕卦松》的達巴？他說他老了記不全了，松娜咪，只有你母親熟悉。

遊客像候鳥一樣進來，許多影視、採訪和調查讓古物重新出土，他們要寫瀘沽湖以及《碧帕卦松》，他們要看朝拜女神的長號、戴雞冠帽的僧侶、穿百褶裙的女子，還把占卜的碎骨和年老的土司夫人請出來，供在文物館的玻璃內，像一部海外奇譚，由著人展示。

而在講述我母親或其他流浪者故事時，人們總習慣這樣收場：一匹孤單的坐騎，飄飄的雪花，懷裡的木碗冷冰冰，不知何處能有熱茶，腰間的長刀很鋒利，不知何處能砍點什麼……或許，他們在母親的故事裡還會添上什麼符咒和屍骨。

幾個月前，尤紮茨爾參加的考古工作隊找到一個山壁裡的洞窟，裡面有許多岩畫和古物。考古學家對岩畫顏料進行孢子粉分析，斷定為距今二、三千年的作品。繪畫內容大多表現了先民的巫術祭祀、生產活動；但洞裡埋藏的古物卻非常複雜，尤紮茨爾說，他們懷疑摩梭文化從前和西昌、大理、甚至回疆等地也有關聯？

日後，他還念念不忘那次考古時在蘭花根下採到的白骨……而我總也記得，湖邊小路那一幕：當他們穿過那片水青樹林和琥珀色小圓葉，投入森林深處，就再也看不見了。這是母親最後一次現身在我夢裡——

他們說文物館那塊白骨不翼而飛了。

這與我有關嗎？

我只是出門去流浪。我知道有個男人在一處等我——那朵蘭花，他說是被巫女下了咒才開的花，留在那兒，等著巫女去解咒。而我告訴克賽姆，他是我枝上最神奇的一朵，當生命停止，我們並非完全終止，必定有些歷久不衰的種子存活下來，他化身為無盡的壇場，我的身軀成為他沈睡之處。

生命僅是一場靈魂自死亡中甦醒的夢。

而我所到之處，將開出一朵巫女之蘭，我播的種。